

传统音韵学
实用教程

上海辞书出版社



传统音韵学

实用教程

上海辞书出版社

111/646/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音韵学实用教程/邹晓丽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1

ISBN 7-5326-0840-9

I. 传... II. 邹... III. 汉语—音韵学—教材 IV. 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054 号

作 者: 邹晓丽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设计: 高 翔

传统音韵学实用教程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8.5 插页 1 字数 184 000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100

ISBN 7-5326-0840-9/K · 95

定价: 18.00 元

前 言

本书以我为本科生(选修课)、研究生(学位课)讲授音韵学的讲稿为基础,经充实、修改、提高而成。

对音韵学课,我为自己定了两个原则:实用,深入浅出。

一、“实用”是课程的灵魂

为了使学生理解、掌握传统音韵学的基本理论,培养他们具有解决古文献中有关音韵问题的实际能力,我把“实用”定为基本出发点,把“溯源”定为论述问题的基本方法。这就是说,“实用”是在懂得“为什么”的前提下的应用,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用。因此,我努力把系统的理论讲授和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遵循认识规律,力求深入浅出

为了改变学生对传统音韵学的“既枯燥玄虚、又费时无用”的误解,培养其对音韵学的兴趣,我遵循从感性入手、提高到理性高度、再回头指导实践这个认识规律,精心安排课程内容:

第一章,详析大量生动、有趣的实例,说明音韵现象无所不在,从而使学生得出必须学习传统音韵学的结论。但此时只讲“其然”,不讲“所以然”。

第二章,追根溯源,深入浅出,全面、系统地介绍、论述传统音韵学三个分支的源、流及相关的知识。

第三章,用几个表格教会学生通假借、辨声律的基本方法。然后再回到第一章讲清第一章 53 个例子的“所以然”,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在撰写本书时,我增加了“附录”部分。所收内容大致分两类:一是学习传统音韵学基本理论必须阅读的资料;二是 206 韵韵目、平水韵目等。“附录”的目的是使有志于研究音韵学的人免却查找之劳,同时也给资料不足者以方便。

总之,我努力以“绪论”中提出的“溯源,温故以求新,力避因循保守”、“以实用为纲,深入浅出,力去玄虚空论”的原则为指导。限于水平和能力,不足甚至谬误之处定然不少,恳请同行、朋友及读者教正。

绪 论

——对讲授、研究传统音韵学的思考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从汉语言学的总体看,汉字、汉语词汇、语法、训诂以及方言等诸学科,无一不受到汉语语音的影响。正因其重要,所以,自古以来学者们对汉语语音从描绘、记录声韵现象到理论,都努力地探索、研究、讨论。不过当时并未形成专门的学问。作为系统、专门的学科,古汉语传统音韵学发轫于魏晋(即公元2世纪反切盛行之际),到20世纪初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被运用到汉语研究中为止,已有一千七百年左右的历史了。它素以难学著称,被称为“绝学”,即所谓“童稚从事而皓首不能穷其理”(董同龢语)。为何如此难学?历来众说纷纭。以我之拙见,其难学的原因主要有五点:历史局限;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机械搬用梵文的术语、概念;术语不统一;封建时代学术私有的观念。现逐一简述如下。

1. 历史局限

这在“等韵学”——古代音理的研究中表现最为突出。众所周知,等韵学兴起于唐代,当时的生产水平决定了不可能有先进的语言学理论、语音学理论。用今天的术语说:研究汉语声母,要从辅音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入手;研究汉语韵母,要从主要元音、介音、收尾音入手;研究声调,要从

调值入手。古代等韵学家研究音理,虽然抓住了这些理论的关键,但只能用汉语(如“五音”、“七音”、“等”、“呼”、“摄”等等)来描绘,无法高屋建瓴从物理学、生理学的高度给以科学、准确并明确的界定。对这一历史局限,我们不应苛求古人,以当时的生产、科技水平,能抓住关键并分析到此程度,已属难能可贵,随着历史的前进,历史局限是可以被克服的。

2. 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辉煌灿烂,这无疑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骄傲。但凡事一分为二,在优点中也包含了局限,这就是积重难返,因袭守旧。这种保守、因循,有时会成为学科发展进步的阻力。传统音韵学和古代哲学、古代礼乐教化观念关系极其密切。可以说,传统音韵学从发轫之时起,就从理论到方法都置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的控制之下,可以说这是它与生俱来的特色。这里,谈两个问题。

A. 隋唐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

要讲清“等韵学”这门唐代兴起的分析汉语音理的学科,就必须对隋唐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有个概括的了解。

黄老之说在汉初曾一度是国家认可的官方思想,后来,董仲舒在时代要求下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全面继承、熔铸先秦诸子的思想,建立起以儒学为主体,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框架,以天人合一为核心,天、地、人“三才”相参、儒道法互补、古今一体、万物一统的哲学思想。董仲舒的思想为汉武帝所接受,并在当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

方思想。从文化的角度说,由于董仲舒把传统的儒、道、墨、法、阴阳诸家的文化传统与世俗的行为规范、风俗人情融为一体,形成了封建社会伦理政治型的文化模式。

隋唐时,由于南北之间、各民族之间的交融,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增添了活力。如佛教的传入和佛教教理的逐渐中国化所产生的影响就极为深远:一方面是传统的儒、道极力排佛、抑佛;一方面又部分汲取佛教中哲学理性的成分。史实是,无论排佛、抑佛或援佛,都促使儒、道、佛相互影响、渗透,其结果是使各自都发生局部的质变而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过,汉代以降的儒道法互为表里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隋唐仍占主导地位。

以阴阳五行为框架、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儒、道、法互为表里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我以为只有两句话:一是万事、万物同源,源于阴阳相交、五行相克;二是天人合一,人道合于天道、地道。

(1) 万事、万物同源,源于阴阳相交、五行相克。

这种哲学观认为,世界起源于浑沌的元气“一”。

由“一”分化成“两仪”,即“阴”和“阳”。换句话说,元气中轻清者上浮为天,是为阳,气之重浊者下沉为地,是为阴。阴,用“阴爻”(--)表示。阳,用“阳爻”(—)表示。阴阳变化是万物变化的根源。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坤☷、震☳、艮☶、坎☵、离☲、巽☴、兑☱。这八个基本卦重叠组合而成六十四卦。正如《周易正义》所说:“初有三画,虽有万物之象,但于万物变通之理犹未尽,更重之以六画,备万物之形象,穷天下变化之能事,故《易》画六而成列。”具体说

来：“立天之道阴与阳，立地之道柔与刚，立人之道仁与义，三才而两之，故《易》画六而成卦。”

金、木、水、火、土是五种物质。“五行说”含有朴素的唯物观念。古代思想家们把“五行相克”看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五行说”的倡扬者认为四季、五方、五色，以及数字、音乐等诸多社会与自然现象的产生、变化都与“五行相克”有关。

(2) 天人合一，人道合于天道、地道。

“天”与“人”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的一对哲学概念。传统哲学家历来注重“穷天人之际”，即探讨“天”与“人”的关系。早在西周时就存在“敬天保民”、“敬德保民”这种天人相通的理念。这在《诗经》、《周易》、《孟子》、《庄子》、《吕氏春秋》等众多文献中都有反映。其中，孟子表述得更为明确，以至于学术界认为天人相通的理念发端于孟子。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明确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他当时虽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一命题，但却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哲学体系，并使之在传统哲学史上得到基本的巩固和定型。

隋唐时期天人合一的观念逐渐成熟。所谓“天人合一”，主要指天道与人道，或自然与人为的相通统一。换句话说，在天地人“三才”中，人事中包含着天道、地道，天、地、人相互沟通、感应。这种观念也渗透在各个方面，如政治上的“天与人归”、法律上的“天理人情”、伦理道德中的“尊亲配天”、经济中的“利用厚生”等等。

语言，是人事中重要的内容，当然包括在“三才”之内，所以古人自然认为语言是和天道、地道相通一致的，特别是当古人发现语音有其内在、严密的体系和规律时，他们便由

觉地把音韵和天道、地道结合起来,认为语音的形成是天地造化所致。所以早期的今音学、等韵学,都把阴阳、五行、四时、五方、宫商角徵羽五音等作为术语用在其论述之中,用在韵图之中,导致音韵学的神秘性。

B. 古代礼乐教化观念对传统音韵学的影响

语音和音乐密不可分,自古而然。

(1) 从文字考察:甲文言、音同字,在卜辞中本指说话,即语言。如“多君弗言余”。又,在卜辞中,言也作祭名。在金文中,“音”作为偏旁,首见于《毛公鼎》中的厓(厓,人名),到春秋时的《邠王子钟》“其音警警”中才独立出现。但在战国《楚王领钟》“其聿其音”中的“音”仍作𠂔(《金文诂林》1328页),故容庚释为“音”,郭沫若释为“言”。特别是,作为义符,在金文及古文献中,“言”“音”通用屡见不鲜。这里不再举例。又,声,甲文字形从悬馨从耳作𦉳,是以殸击馨声闻于耳之意。从字形看,当指音乐之乐声。卜辞中用作“馨”(香的,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279页)或“义不明”(《甲骨文字典》1289页)。在《说文》中“声,音也。从耳殸声。殸,籀文馨”。这就是说,《说文》保存了甲文字形,但对字形的说解有异。另外,字义已从指音乐扩展到指所有的声音,即语音和乐声之总称。总之,从字形证明先民已清楚地看到语音和音乐之间的天然联系。

(2) 古人重乐教。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是:重视乐教,寓乐于政,并赋音乐以神圣、神秘的色彩。“乐”被定为“六艺”之一,是“六经”中的一经。首先,古人认为音乐神圣而神秘,据文献中记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乐记》)其次,乐教是政教的重要内容。《礼记·乐记》中记载:“乐者,通伦理者也。”“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知乐

则几于知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总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3) 从实践上看，据《史记·夏本纪》载，一曲韶乐，使“群后相让”“百官信谐”，甚至百兽率舞、凤凰来仪！真正使政通人和、鸟兽同欢。这些记载，足见“乐教”作为“政教”不可或缺的内容，远在舜、禹时代就已确立。

(4) 魏晋以降，音韵学家们发现，语音自身有着严密的系统和规律，在惊奇之余，更加认为语音和音乐一样，是天地之造化，所以传统音韵学从一开始就把音乐的术语（如五音、七音、清浊等）引进音韵学中来。如《切韵》五卷就用宫商角徵羽命名。于是音韵学家们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吧音乐中的神秘色彩融进音韵学之中。

(5) 由于上古时音乐与哲学结下了不解缘，因此，兴起于中古时的音韵学也就把阴阳、五行、四时、五方、天干、地支等，统统引进音韵学中来，这就造成传统音韵学术语的玄虚、芜杂、含混、难懂。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唐代僧人神珙《五音声论》（附于《玉篇》后）把发音部位喉、舌、齿、唇、牙分别与东、南、西、北、中五方相配，与宫、商、角、徵、羽相配；又如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以《易》卦名为韵目之名；再如“阴”“阳”在韵尾及声调名称上的使用。最典型的当数北宋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他称“韵”为“天声”，其数为十，即为十天干之数；称“声母”为“地音”，其数为十二，即为十二地支之数。《声音唱和图》中的“唱”“和”，就是“天声”（韵）“唱”“地音”（声），以“地音”“和”“天声”。邵雍把语音研究与他的哲学体系“先天象数学”完全地结合在一起，

其神化语音系统的做法达到了极致,邵雍的学说对明清学者影响很大。

以上五点说明传统音韵学之所以难懂,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置于官方哲学思想、官方寓政于乐观点的严密控制之下。

3. 机械搬用梵文的术语、概念

众所周知,佛教在汉末传入我国。由于翻译和转读佛经的需要,促使当时的人对梵文进行分析、研究。在梵语拼音字母、拼音原理的启发下,时人对汉语语音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并把梵文中的一些术语、概念,引进到对汉语语音的分析中来。

比如,传统音韵学家用“字母”来描述汉语的声母系统。“字母”,就是唐代佛门信徒从佛经中翻译过来的。又如,等韵学家把汉语的韵母归为“十六摄”,“摄”,本是佛教术语,意思相当于“概括”。梵文有 14 个元音,加上 2 个书写符号(太空点、涅槃点),则为 16 元音。于是,等韵学家就把中古汉语语音中的 206 韵归纳概括成“十六摄”,又因为梵文 16 个元音中有 4 个不常用,所以又有人把 206 韵分为“十二摄”。总之,“摄”来自梵文元音系统,用于对汉语的韵母归类时,当然和汉语不可能完全相合,其削汉语之足,适梵语之履处,有一定数量。因此,“摄”的分类并不准确,这就难怪为什么历来对某韵入某摄之争论鹊起了。再如“转”,等韵学家用这个概念分析归纳韵母的变异。“转”,本是印度幼童识字课本“悉昙”从上一章“转”到下一章时的专门术语。用在分析归纳汉语韵母变异之时,其概念既显得含混不明,又让人觉得玄虚。

总之,由于等韵学中使用的几个重要而关键的术语多来自梵文,而且又未能改造使之适应汉语语音的实际,这就导致传统音韵学中对汉语语音现象描述不清晰,有一些概念含混玄虚,分类不够准确等,而这些,也正是传统音韵学的难懂之处。

4. 术语不统一

首先,不同的时代的等韵图用的术语不同。如“呼”,唐代的“开口”“合口”两呼,到清代就成了“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四呼了,这当然是时代前进、对语音研究发展的结果。

其次,不同的学者用的术语不同,如“清浊”,请看表:

36 字母	《韵镜》约为北宋时人·无考	《韵会》元·熊忠	《切韵指南》明·朱载堉	《切韵指掌图》宋·司马光	《音学辨微》清·江水
帮非端知 见精照影	清	清	纯清	全清	最清
滂敷透彻 溪清穿晓	次清	次清	次清	次清	次清
並奉定澄 群从床匣	浊	浊	全浊	全浊	最浊
心 审	清	清	纯清	全清	又次清
邪 禅	浊	浊	全浊	半浊半清	又次浊
明微泥娘 疑 喻	清浊	次浊	半清	不清	次浊
来 日	清浊	次浊	半浊	不浊	浊

5. 封建时代学术私有的观念

洪诚先生说：“中国封建时代，学术分散于私门，术语不统一……，同时因财产私有思想造成学术私有思想……因而秘不告人。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封建社会根本没有语音教学……，能教人和肯教的人少，得传授的少，这才产生玄虚之谈。”（《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序言）

看来，落后、保守、狭隘、自私的封建意识，阻碍了发展学术必不可少的相互交流、共同提高，这也是造成术语不统一的社会思想因素。

以上五条是造成传统音韵学玄虚难懂，甚至成为令人望而却步的“绝学”的主要原因。

进入20世纪20年代，音韵学步入了现代音韵学的阶段。由于科学的发展，学者们眼界宽阔了，材料增加了，工具齐备，方法也更精密了；因此，我们已经能从古音的分类进而谈到古音的音值，使音韵学从传统音韵学的绝境中走出来。虽然，当时我国的生产水平还不高，社会制度还较落后，但由于学科发展的两大内在动力——新材料、新方法——的推动，科学的音韵学已得到迅速健康的发展。

在此期间，也有不少学者为揭开传统音韵学玄虚神秘的外衣，还其以科学明晰的原貌而努力钻研，虽取得不少成果，但仍感到不满足。这项工作如何继续进行，我想提出自己肤浅的体会。记得我曾看到一个报导，它深深地打动了

1996年，在瑞士结束的第七届英格贝尔论坛年会上，年度奖获得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丁肇中教授在发言中说：“如果说政治是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的话，那么科学恰恰是多数服从少数。一个人提出的理论和观念，能

把以前的旧理论、旧观念打破,这就是科学的进步。牛顿创立了‘牛顿力学’,三百年后,爱因斯坦发现在速度很高的时候,‘牛顿力学’是不对的,提出了‘相对论’,但二十年后,又有人发现物质在很小的时候,‘相对论’也是不对的,提出了‘量子力学’的理论。所以科学永远是向前发展,在科学上没有不变的真理。”丁肇中教授最后说:“在17世纪以前,中国在科技方面远远超过了西方,现在落后了。中国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拥有五千年文化,所以中国人应该,也能够对人类知识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他说得太好了,因为科学只是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发展。音韵学也一样,只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在不断对自身的改造中前进。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有正确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我觉得,科学、正确的态度、方法,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溯源,温故以求新,力避因循保守;二是以实用为纲,深入浅出,力去玄虚空论。

(1) 溯源,温故以求新,力避因循保守。

保守、因循、抱残守缺,是教学、科研中的大敌。我深感在讲授、研究传统音韵学中,有三个大忌:

一是躺在自己多年积累的、熟悉的前贤成果上,驾轻就熟地重复千百年的结论,作古人的“传声筒”。

二是“知难而退”,不去追根溯源,探索前贤分歧、争论的实质,只充当客观“讲解员”的角色。

三是研究方法上取“剪刀加浆糊”的轻松办法,作结论搬家的“搬运工”。

事实上,学生和读者要求我们对前人成果作深入浅出的讲解员;对前人争论作明辨是非的评论员;更要作传播先进方法并有自己见解的、合格的教员。虽然,这个要求

很高,但却是学术良心要求我们必须尽力做到的。

怎么做?我体会会有三步骤:

第一步,从探讨“为什么”(探源)入手,自己去分析、提炼前人成果中的精华并认真汲取;扬弃其中玄虚、神秘、无用的水分(或曰糟粕)。换句话说,给那些实用的、说明实质问题的精华,以科学、明确、深入浅出的阐释。

第二步,充分利用前贤的成果,温故而知新。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不可能对每个已有的结论都重新再作一遍研究。所以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大家公认的成果。只有站在前人成果的“肩膀”上,才能成为巨人。所以,千万不要因为看不懂,就说它无用,对前人成果轻率否定。轻率的否定,常常是无知或懒惰的表现。应该知难而进,理清传统音韵学各个分支的源流,抓住问题的实质,才不至于在泼污水时丢弃了婴儿。

第三步,理清传统音韵学各分支在不同时期的状况、发展——即“史”的脉络,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尽量用形象的表格给以归纳,在此基础上教会学生如何应用这些基本方法。如,我把古今声调变化的规律编成两句口诀:“清多‘阴’,浊多‘阳’,‘上’中清与次浊仍为‘上’,全浊‘去’声藏;‘去’不变,‘入’全变,‘入’中次浊为‘去’全浊‘阳’,清母四声藏。”口诀中“清”指清声母,“浊”指浊声母,“阴”指阴平调,“阳”指阳平调,“上”指上声,“去”指去声,“入”指入声。

以上三个步骤虽然很不容易做,特别是第三步尤其举步维艰,但我想应该去探索,应该尽力去做。

(2) 以实用为纲,深入浅出,力去玄虚空论。

洪诚先生说得好:“只有玄虚不可解的术语,没有玄虚的知识技能。”(《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序言),只要我

们用自己理解、归纳的,有用的音韵学基本知识为指导,去解决古代文献、古代文学作品(散文、韵文、小说等)中出现的通假、格律、谐声、合音字、联绵词等问题,并将这些基本方法教会学生、读者,使学习者能真正读懂这些文献、作品,然后,师生一起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中,进一步熟悉、验证这些基本理论。俗话说“熟能生巧”,熟悉之后,再进一步深入、刻苦钻研,必定会有新的体会、发现。

以上两句话,我以为“溯源,温故以求新”是核心,而“以实用为纲,深入浅出,力去玄虚空论”是对教学、研究的目的、方法的具体要求和说明。

总之,只要我们重视对各类语音材料的分析、研究,重视使用时代提供给我们的先进的研究方法,紧紧抓住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新材料和新方法,努力工作,传统音韵学必能摘掉“绝学”的帽子而服务于民族振兴、祖国繁荣发展的伟大事业。如此,我们的责任就尽到了。

【注】此绪论刊登于《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1期(总第42期),题为《对讲授研究传统音韵学的思考》。